大白蓮子因緣經卷第九

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鴻臚卿充館主惟淨等奉

尒時國主阿闍世王得見如是人天

譯經三藏朝議大夫試鴻臚卿充西川譯經使大興善寺大德沙門臣惟淨等奉　詔譯

尒時國主阿闍世王得見如是人天大衆種種希有神變事已發生最上清淨信重奇特之心作是讚言

奇哉奇哉實未曾有尊者阿難自功德力殊勝若斯而極明顯復能開發如來最上清淨教法大威神力

大哉大哉世尊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最勝知見所宣無上清淨教法付囑尊者大迦葉已而彼尊者已具實所作

苦哉如來聖日隱沒尊者阿難自功德光挺然明照普徧諸方

苦哉如來妙月隱沒不常明照如彼羅睺阿修羅王之所吞蝕尊者阿難自智慧月舒光滿空普徧照曜如俱毋陀花林茂盛開發

苦哉如來已入涅槃世間離散極大憂苦猶如炎光熱惱侵逼尊者清淨大雲普蔭所演妙言如甘露雨灑潤世間咸令歡悅

大哉如來最勝意願尊者正善悉能圓滿

大哉如來無上教法尊者聞持普能

大哉如來最勝意願尊者正善悉能
圓滿

大哉如來無上教法尊者聞持普能
開示
大哉如來無上教法尊者荷檐明顯
若斯
奇哉尊者於聲聞中最上名稱眞實
所作能具如是昔未曾有自勝功德
大威神力無邊衆生利益成就廣能
開釋彼一切智大功德法
奇哉尊者今能顯發世尊大師大威
神力大悲所生現饒益慧
尒時阿闍世王如是稱歎尊者阿難
已發生最上信重之心即起趨前全
身委地礼尊者足然後旋起雙膝著
地身毛喜豎合掌肅恭說伽陀曰
歸命士夫中最勝　歸命尊者多聞海
歸命希有不思議　歸命荷檐佛教者
我佛淨教大威力　奇哉尊者正開示
尊者希有復難思　善為世間作利益
所有如來無上教　付囑迦葉大智尊
迦葉囑累在當仁　尊者今時實所作
尊者為我作善利　殊特思議所不及
佛一切智功德門　今日普令生悟解
云何如來希有事　尊者利益亦復然
佛一切智大悲心　今時悉能為開曉

佛一切智功德門　今日普令生悟解
云何如來希有事　尊者利益亦復然
佛一切智大悲心　今時悉能為開曉
尊者現處聲聞位　我之所見實希有
如佛所發大悲心　廣為衆生作利益
摩伽陀國多人衆　快哉今日得善利
一切放逸諸衆生　因尊者故獲利益
如來淨教付尊者　等同如來分位中
今日亦同善逝尊　廣大施作希有事
因彼阿難聖尊者　廣現希奇大威力
由斯想念正覺尊　諦誠歸命伸讚歎
歸命世尊大無畏　頂礼正覺二足尊
聲聞如見現威神　起發利益衆生事
所有如來大威力　正善開曉令高顯
世尊雖滅亦如存　尊者善化無空過
今時阿闍世王說是伽陀讚尊者已
乃發問言尊者日照商主并其妻室
宿修何因現招果報其勝若斯居家
巨富財寶豐盈於佛法中見諦開悟
又彼迦尸孫那利苾芻及勇矣苾芻
復修何因此世巨富廣積財寶上族
中生於佛法中出家修道斷諸煩惱
證阿羅漢果
彼金色苾芻往昔修因其復云何於
此生中果報殊特處于富盛上族中
生端嚴妙好身相具足有金色光常

彼金色苾芻往昔修因其復云何於
此生中果報殊特處于富盛上族中

生端嚴妙好身相具足有金色光常
所照曜一切人衆美目觀瞻金色妙
衣自然覆體猶身馥郁譬旃檀香優
曇羅花妙香口出隨風聞者生愛樂
心生時空中自然而雨金色妙衣及
俱毋陀花具如是等昔未曾有大威
德事而後於佛法中出家修道斷諸
煩惱證阿羅漢果唯願尊者善爲開
示
是時尊者告阿闍世王言大王當知
此等皆由過去累生修諸福因至于
今世果熟邊際現受其報
大王汝今諦聽乃往過去九十一劫
中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如來應供正
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
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城名滿度
摩帝其佛世尊遊止於彼
是時城中有一商主名曰妙耳止其
城內居家巨富財寶廣多數量增盈
與毗沙門天王富饒相等於滿度摩
帝城中家族最上無與等者而彼商
主以富盛故擇其勝族娶以爲妻其
後因同妻室嬉戲遊樂妻即懷姙乃

至後時其子未生彼妙耳商主與五

至後時其子未生彼妙耳商主與五百商人同為伴侶欲涉大海增盈息利妻所懷子胎藏漸增即時商主與諸商衆出離自舍遠適他邦隨力營為稍集財利然於彼中其財或為大火所焚或為賊盜或為家人同伴竊取分逐而去其後妻室先所懷姙時分滿足生一童子膚體麤黑容貌醜惡具十八種可厭惡相身口穢汙惡氣充盈家人眷屬隨風聞者返面而去又復童子當初生時舍中火起財寶資生焚爇竭盡無復遺餘

時商主妻忙然持抱所生童子奔出其舍舍中所有一切財物資生樂具火旣熾盛而竭焚爇所焚無餘火乃自息

時商主妻即入殘破毀故舍中坼自半衣敷展于地卧置童子于是長吁而自傷歎即起思念妙耳商主涕泣而言苦哉苦哉我今何故如斯破散

是時商主宅中所有奴婢眷屬營力人等見是火焚悉破散已咸生驚怖

豈非我等由此惡緣亦悉破壞共言議已棄商主宅分散而去唯一女使

議已棄商主宅分散而去唯一女使
素懷孝義即自思惟今此妙耳商主
宅中資財焚蕩眷屬分離寂寞無依
何所有商主之妻單已無侶無所
依怙我今不應亦効餘人棄捨而去
今且但同商主之妻相依而住又復
思念此商主妻家財資具既爲火焚
一日之食尚未能備計將柰何計將
柰何
彼女使作是念已即詣妙耳商主
諸有親族戚里之家到已告言諸親
當知商主之妻于今居此貧困危急
逼迫分位汝等宜爲善施方計養育
救護時諸親族即如其言而爲養育
其後非久親族舍中數數復現無義
利事諸親議言今此妙耳商主之子
極不吉祥而無福力商主舍中由子
生故一切破壞若我諸親今時爲其
養育者我等舍中亦同於此非久
壞何以故此商主子聞其名者尚
生恐畏況存養乎諸親即告彼女使
汝自今後莫復來入我等舍中
時女使爲彼諸親衆殘毀已即自
推付今此商主之妻於一切處都無

光明殿前方叶得寺藏經殿

法自今後莫復來入我等舍中
時女使為彼諸親衆殘毀已即自
作忖今此商主之妻於一切處都無
依托設何方計得存濟邪或可今時
我詣他舍求其傭力隨得所直以用
存養商主之妻時彼女使作是念已
即詣他舍執諸作役計傭受直得已
持歸營賀所資飼商主妻自身及子
其後母以所生童子具醜惡相乃為
名醜相童子
是時女使自後日日詣於他舍自竭
微力為彼營辦日中所食工力既增
直亦厚一力無怠三命獲存事雖
如是然極艱苦其妙耳商主之妻忽
起思念我之舍中先有廣多奴婢力
人親里眷屬而悉捨去唯此女使存
養於我我之餘命由彼而活母族之
中斯垂愛念然其事繫時久彼力單
獨營作日深豈無疲懈彼既乏怠或
捨去邪又復一力營工價直至少所
得既微不能存養我今宜應自認宿
本疊累既然苦亦甘受我當與彼女
使同其傭力作是念已即呼女使同
詣他舍計工取直持歸存養然長者
妻虜體細妙麤重難任饑火所焚衆
苦侵逼於須臾間疲極迷悶倦仰懸

苦侵逼於須臾間疲極迷悶倦仰悲
止涕泣長吁即起思念妙耳商主悲
苦而言苦哉我今何故受斯破壞艱
苦豈非他人昔曾見我於國城中嚴
為勝上富有家財一切具足何故今
日福力斯盡於國城中最極破壞日
詣他舍傭力存養多種忍受苦惱侵
逼時商主妻苦惱逼故瞻視女使涕
泣而住
是時女使轉增悲苦亦復涕淚發如
是言苦哉苦哉商主之妻昔居富威
身著妙衣種種嚴飾妙香花鬘莊嚴
其體口中常復含咀妙香時嚥津液
又如天女而常游戲歡喜園中飲食
衣服諸妙珍寶莊嚴等具而悉豐足
奴婢眷屬親里知識內外昌威隨應
所與悉得豐贍何故今時如是破壞
所覩儀容誠堪傷痛頭髮蓬亂塵垢
汙身衆苦所侵舉體枯悴片衣破弊
膩穢增多蚤虱縈纏惡氣充塞國城
之內最下卑苦傭力他家營食存養
此破壞相實可悲傷苦哉福分速歸
破壞苦哉富貴所成不久苦哉業報
種種差別
時彼女使如是傷歎已復說加陀曰

妻膚體細妙麤重難任饑火所焚衆

此破壞相實可悲傷苦哉福分速歸
破壞苦哉富貴所成不久苦哉業報

種種差別
時彼女使如是傷歎已復說伽陀曰
往昔身衣諸妙服　衆寶嚴具所莊嚴
昔日天女勝容儀　今居陋巷增多苦
何故今時極如是　一切福分皆破壞
悴弱垢穢徧身支　片衣破弊而覆體
往昔儀容天女相　人開美目共觀瞻
而今醜惡鬼無殊　見者咸生於猒棄
往昔豐饒諸財寶　國城之内爲最上
諸乞丐者施均行　于今困極而貧賤
往昔受用增歡悅　家族富貴廣豐盈
今時受報既昭然　廣多憂苦常隨逐
苦哉輪迴堪毀責　苦哉富貴定無常
世間快樂謝於前　決定苦惱後當受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九

孔目官日行進
三司大將日尹光

講因明唯識論仁王經賜紫沙門日義楚　證義
講因明唯識論法華經廣釋大師賜紫沙門日善幼　證義

講百法論仁王經直教大師賜紫沙門日　證義

請因明唯識論上生經疏大師賜紫沙門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十表

講百法論上生經宣教大師賜紫沙門　潘述　論義

講法華經演教大師賜紫沙門　王賓　講義

講法華經廣演大師賜紫沙門　潘孝　發文

左街講經首座講因明百法論語空大師賜紫沙門　講清　談義

左街講經首座講百法論法華經演大師賜紫沙門　文參　論義

左街講論首座講法華大綱經正因大師賜紫沙門　法義　講義

左街講論首座講上生經宣法論法演大師賜紫沙門　法義　講論

[illegible]　大師賜紫沙門　文一　講義

西天北印度迦濕彌羅國演化大師賜紫沙門　忍喜祥　講義

西天中印度摩竭陀國流教大師賜紫沙門　不動護　講義文

西天經論翻譯大師賜紫沙門　法護　翻譯

入內內侍省內侍高班同監譯經　[illegible]

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監譯經　陳文一

光祿卿[illegible]

[illegible]九年十二月　日